

# 第999號參賽者

三太子與九天民俗技藝團  
撒哈拉紀實

王凱  
郭夫仁  
褚曉穎  
合著



一尊總是笑看人間的大極尪仔  
一群總是引人非議的邊緣少年  
一伙總是身先士卒的堅持潤油  
一個總是不顧頭臉的陣頭團體  
他們從廟口到舞台，從台灣到世界  
甚至從大度山，寫進撒哈拉  
這是一場不啻失敗的賭注

## 目錄

【序】一個可能、一個機會、一個改變

三三季／她身長征費哈拉／無情的太陽／可恨的沙漠／台灣版大漠孤烟直

12      第一章 賽事

只有訓練才能鍛人心魄／圓長，別開了啦！／打鼓要練，跑步當然也要練／大夢後曰音

【樹看九天】林懷民：走自己的路  
【側看九天】林懷民：走自己的路

42      第二章 訓練

【九天群俠】許振榮——不務正業的法師

【九天群俠】陳冠華——溫柔不外露的沙漠玫瑰

70      第三章 戰鼓

唱出壯步，九年苦行／風雨無阻的難卒考驗／一人獨扛六十公噸／黑白教練紀桂捲兵／文化

胡眾／巫医技藝／玉山之行／讓台灣看見「九天」／登頂前的爭論／完成任務，登頂玉山

生命的動的鼓舞／打鼓是每日的修行／打鼓不是賣假，是謹／／鮮血噴下的青春印記／腰組

打鼓的舞技／小九天藝術隊／九天傳承的鼓舞／海外弟子拜師學藝

【九天群俠】曾德偉——開創新局的鼓樂王子

第三章

106     第四章 苦行

第四章

140     第五章 拼勁

第五章

齊心合力，與太子完賽／從帶頭出陣，到站上國際舞台／教育，讓人看得起自己／／劇場與陣  
陣，室內室外大不同／環島、玉山、撒哈拉，然後呢？  
【側看九天】林懷民：走自己的路  
【樹看九天】林懷民：走自己的路

【九天群俠】鄭宗成——脫胎換骨的人生

青少年的梦想寄托／拿著紀錄的太子筆／上山不難，入學難／允文允武的陣頭全才

【側看九天】馮凱：你可以不注意陣頭文化，但不能忽視它的存在價值

【九天群俠】蔡桂芸——千手觀音般的顧慮節娘

【九天群俠】許懷文——比別人更辛苦的「小開」

204     第七章 洗禮

第七章

那幾年，出遊的夢想／打鼓比打球好，看朋友比看醫生好／熱土之子，共同打鼓／關於留學生  
營／專心／熱愛演藝的風雲／創辦家鄉舞蹈團肢體動作  
【側看九天】蘇曉東：喜歡跳頭的孩子也能出頭天  
【九天群俠】陳世憂——堅持自我不「反串」

242     第八章 未來

第八章

不老戰鼓隊的梦想／打鼓比打球好，看朋友比看醫生好／熱土之子，共同打鼓／關於留學生

營／專心／熱愛演藝的風雲／創辦家鄉舞蹈團肢體動作

【側看九天】蘇曉東：喜歡跳頭的孩子也能出頭天

【九天群俠】鄭子塘——找到自己歸屬的舞台

【採訪側記】風景與美好，就在他們的心中

# 一個可能， 一個機會， 一個改變

這本書的精神在於「將不可能變成可能」。

我希望無論是學校也好，或是學生也好，都能看到這本書，讓他們了解，還有那些孩子們心裡想的事。在現代社會中，有些孩子可能誤入了歧途，或是被放棄、被貼上標籤，被給了難以翻身的定位，但我們應該要尊重每個孩子，他們都擁有無限寬廣的未來及可能性。九天做的就是提供一個平臺，讓這些不受重視的孩子有改變的機會，撒哈拉賽事就是最好的一個例子。

我希望無論是學校也好，或是學生也好，都能看到這本書，讓他們了解，要抵達「成功」這個目標，或許有八萬四千多個法門，各式各樣不同的路，但我們不能去否定任何一條努力向上的路。

就像九天一直以來，受到很多朋友的幫忙，讓我們非常感謝，如果書中所寫的這些孩子們若干年後能夠有所成就，我也希望他們能創造更多平台，幫助更多人，就像他們現在受到幫助一樣；最好的莫過於讀者們在看了這本書之後，不能去否定任何一條努力向上的路。

能和九天一樣，在社會上打造更多不同的機會，讓那些被視為「不可能」的人，有機會改變他們的一生。

現在的九天，正走在一條從來沒有人走過的路上，陣頭是台灣社會民間習俗，以及生活環境的一部份，這麼多年來，要說它是藝術也不是藝術、體育也不是體育，所以這本書對我自己而言，是一種肯定，而我也希望這個社會會給我一個定位，有了定位之後，或許就能有更多的資源和不同的方向，創造更多的奇蹟。

當然，在這本書裡，我也讀到了團員們心中無奈的真心話：面對艱鉅挑戰的掙扎；還有被命令時的心情告白，這很有意思、很有趣，也是我特別有感觸的部分。我很明白團員與領導者之間絕對有所距離，對團員而言，團長下了命令，他們就有義務要完成，所以他們不會對我透露心中比較深層的那個部分，但我也很清楚如果我不夠嚴厲，絕對無法達成這個任務。

事實上，完成任務之後一起分享成就、快樂和痛苦，才是最興奮、最不分彼此的時刻。就像我們即將以撒哈拉沙漠比賽的模式，扛著太子環島，也希望明年能擴大舉辦，廣邀大專院校的年輕人參與這樣的活動，讓他們腳踏實地走一圈台灣，親眼見證台灣的美麗，感受相互分享的心情。更希望像《第99號參賽者——三太子與九天民俗技藝團撒哈拉紀實》這樣有正面能量的書不只一本，而是隨著我們的腳步有更多本，記載更多故事，讓這些故事還有歷史，在台灣的土地上延續下去。

（口述：許振榮 採訪整理：褚曉楓）





# 賽事

「停泊在港內的船最安全，但是，那並非存在的意義。」——美國神學家威廉·薛德（William Shedd）。

雙眼睜開，夢想中的沙漠就在眼前，而這一刻，許振榮已經等了十年。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日，上午七點鐘，滿藍晴空萬里無雲，從埃及開羅的都喜天閣飯店出發，九天民俗技藝團員們難掩興奮，時間彷彿靜止了一般，竟然沒有人記得白色巴士到底開了多久，才終於在這四無邊界、插著粉紅色賽旗的撒哈拉沙漠停下。沙漠裡，白色無暇的大帳篷清暉矗立中間，此處，正是超級馬拉松賽事的報到地點。

世界四大極地超級馬拉松巡迴賽，每年分別在中國大戈壁沙漠、智利阿他加馬寒漠、埃及撒哈拉沙漠和南極四處舉辦，七天六夜，長達兩百五十公里的賽程，被視為是地球上雙腳參與的最艱難賽事，更是對人類體能和意志極致的挑戰。撒哈拉超馬參賽者必須沿途背著大會每天提供的九公斤水、生活必需品、食物和睡袋等物，在沙漠連續露宿六晚，並在限定時間內抵達各站終點才算完成。

當九天民俗技藝團員下車的那一刻，卻引起了全場一陣騷動。

白帳蓬裡負責報到的工作人員突然停下了手邊工作，各國參賽選手也好奇地賴賴回頭，就連各隊隨行司機、兼駕駛壓陣的埃及當地人，全都屏息以對，盯著眼前這個難以理解的畫面：一尊來自東方神祕宗教的三太子爺神偶，就這樣大搖大擺地戴著太陽眼鏡，背後插著五支令旗，神色自若地朝大會集合處走去。

和所有選手一樣，來自台灣的三太子爺神偶胸前，名正言順地掛著名牌「999：THE PRINCE」。工作人員不可置信地核對著，眼光帶著些許不解與輕蔑，一旁的超馬

選手們開始察聲耳語：大夥質疑的無非是：面對沙漠惡境高達攝氏五十度的溫差，以及不定時遇上的特有沙塵暴和地雷區，這個來自東方宗教神祕面紗的神偶，選擇降臨伊斯蘭教的阿拉境內，到底想搞什麼名堂？

這個唐突之舉，並不是偶然戲謔的一場惡作劇，也非東方宗教信徒的神來之筆。而是來自台灣在地的草根力量，憑藉著一股珍惜傳統、愛護孩子、回饋鄉土的情懷，在不解的主流藝術潮流中，以獨特決絕的淬鍊心志方式，展現其永不妥協的精神，希望「讓世界看見台灣」、「讓台灣看見九天」——這是九天民俗技藝團團長許振榮的堅持。

許振榮在台中默默耕耘九天民俗技藝團近二十年，從一個畫符驅邪的孤寂道士，成長為一個威召邊緣青少年的技藝團體，全出自他對「超越自己」，追求卓越」的要求。從台北到開羅、從海島到撒哈拉，這個橫跨沙漠之旅的瘋狂點子，埋藏在許振榮腦子裡逾十年，卻在二〇一〇年，和前副總統蕭萬長在台中的一場座談會的偶遇機緣下，瞬間引爆成具體行動，拿下文建會慶祝「建國百年」的宣傳經費。

### 三太子瘦身長征撒哈拉

長征撒哈拉沙漠的三太子爺，來自台灣傳統民間信仰。歷史的淵源，可追溯到中國神話故事中的神童代表，也就是「哪吒神」；對於民間道教的信徒來說，哪吒是堂堂「中壇元帥威靈顯赫大將軍」，後來普遍被尊稱為「太子元帥」、「太子爺」或「三太子」。

一九八〇年，對當年僅十四、看到課本就打瞌睡，完全提不起讀書興趣的許振榮來說，每天在家附近的宮廟閒逛，看著廟公畫符顯靈做儀式，聽聞身長六丈、頭戴金環，三頭九眼八臂的三太子傳奇，是逃避苦澀升學壓力的最好去處。

不管是口吐青雲、身佩飛帶、腕套乾坤圈、肚皮圍著混天綾紅兜的吸睛外型，或者是一身鱗雲鶯霧，呼風喚雨，足踏風火輪，大戰東海龍王和降伏諸魔王的英勇事蹟，許振榮的心中，開始慢慢描繪起英雄的典型；而歷史故事中的忠孝節義情節，也讓他逐漸對人生的歷境起伏有所體會。

## 林懷民： 走自己的路

大體來說，台灣有兩種不同的藝術團體。一種是以西方專業表演團隊的經營方式來發展，如雲門舞集。另一種則是從台灣土壤長出來，像是明華園。這類表演團體與台灣社會關係盤根錯節，跟基層社團、庶民觀眾互動密切。九天的模式屬於第二種。

我是透過友人介紹，認識了九天團長許振榮先生和行政經理李光正。九天前往撒哈拉沙漠之前，我也曾陪同周美青女士，到大肚山的九天玄女廟為團員加油。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他們的演出，非常感動。九天團員表面看起來很普通，也很靦腆，有些人年紀都還小。他們打鼓的技藝，從音樂的層次仍有進步的空間，但是那種傾力拚搏、滿眼殺氣的精神，極端少見，因此也特別令人驚動。

過去陣頭的意義，就是為了社區或村落的榮耀和驕傲奮鬥。所謂「輸人不輸陣」，九天團員那種殺氣眼神，正把「不肯輸」的氣口，發揮到淋漓盡致。

九天是從廟宇長出來的，充滿基層社會的特質，尤其是台灣人非常可貴的基地・基層的生活，是否能保持原有的精神與特色，將是個大挑戰。

日本的鬼太鼓座是可以借鏡的例子。創團團員大都是日本社會的自我放逐者，他們憎恨現代社會的功利與混亂，一一抵達佐渡島，經營公社生活，禁欲、苦修，日日擊鼓，天天跨山越嶺做馬拉松長跑。一九七〇年，「鬼太鼓座」成立之初，創辦人田耕帶領幾位門人慘淡經營，打鼓只為磨練心志，並沒有表演的打算。後來他們事跡飄洋過海，傳到了日本本土，政府和民間基金會開始提供支援，鬼太鼓座也到美國表演。他們參加波士頓馬拉松賽，長跑後鼓起餘力，揮汗打鼓，震撼人心。

但是，鬼太鼓座的創辦人離世之後，鬼太鼓座變成了專業團隊，離開了佐渡島，離開了原有生存環境，不再像過去那種在困苦的環境中過著早起早睡、不問世事的生活——清晨五點，全體起床上路，跑六哩；回住所燒飯，勞動，

練習打鼓、吹笛、歌舞。午後再跑十八哩，天黑了，上床。在鬼太鼓座歷經職業化成功地全球巡演，鼓仍打得合拍合節，但原來那種凝神，專注到令人震撼的精神不見了。鬼太鼓座，變成了一支普通的日本鼓隊。

台灣的陣頭是從生活打滾出來的藝術。許振榮創團的心意，九天擊鼓的精神，在在是台灣傳統文化的表徵。在許多陣頭變質的今天，九天的存在尤其令人格外珍惜。九天在紐約林肯中心廣場接受熱烈喝采，證明他們已經從逆勢走出一種典範，全臺灣或民眾應該給予更多的支持。

日後的九天如為生計走上電視之路，是否能夠在日以繼夜的拍片生涯，找到時間、力氣和決心，繼續回到廟埕演出，繼續環島維繫團隊的士氣，繼續殺氣騰騰地感動我們？還是在包裹下，成為另一群「藝人」；團員在演出後，以為粉絲簽名為榮？

九天跟別人不同，大可走自己的路。要護住創團的精神狀態，艱難，但有

尊嚴，也有驕傲。祝福九天一步一步走出自己的路，就像過去登玉山，橫跨撒哈拉沙漠一樣。

不管世事如何發展，我將恆記，在混亂的二十一世紀，有一群年輕人曾經透過最大的努力，撕裂肉身，在山嶺，海邊，在沙漠中揮汗吶喊擊鼓，在人群中威風凜凜大步行走，有如神明。

祝福九天的年輕朋友！

(文／王凱)

## 許振榮 不務正業的 法師

沙漠的星空下，夜晚格外寧靜，撒哈拉極地賽的選手村帳篷裡，九天民俗技藝團團長許振榮鐵青著臉，聚集大伙兒緊急開會，這是撒哈拉賽事的第一夜，原本該休息的時刻，氣氛格外凝重。

一整天下來，隊伍零散混亂，團員和教練們缺乏默契，也忘記了要輪流扛三太子神偶，體力好的，就搶在前頭；體力不好的，就是折命趕路。許振榮看不下去，在會議上，他指辭嚴厲痛批整個團隊太過自我，很難撐到底：「我們是代表台灣參加比賽，外國人全部都在看，我們不能丟臉！」

這是許振榮的風格。個性固執剽悍的他，原本只是一個神壇法師，如今不作法術，卻搞藝術，帶著陣頭仔闖出一片天，不僅巡迴全台表演，也把陣頭藝術推向國際舞台。多年來，他透過鐵血紀律管教社會邊緣的孩子，身上背負說不完的責任和壓力。

美術設計師蕭書陽跟著九天團員出生入死，觀察與記錄撒哈拉極地賽事，

他描述許振榮是一個威天把雙手反在後背的男人，戴著墨鏡，站在沙丘上面，不斷盯緊子弟兵，一刻也不鬆懈。就連看到自己兒子已經受傷了，走路一跛一跛，還是要求得撐完全程。「看者許振榮，我回想起父親。父親是農家子弟，家裡到祖父輩一生育農，農村孕育的我們，有著一股不服輸、追求挑戰的韌性。」

九天民俗技藝團的資深團員陳世旻，長期跟在許振榮身邊，南征北討，對許振榮也有諸多貼身觀察，猶如許振榮的心腹。他說，每次有活動時，團長都會全程緊盯，因為團員血氣方剛，很容易擦槍走火。團長無時無刻都無法放鬆，承擔壓力與責任，「團長就像一個爸爸、哥哥，對待團員非常嚴厲，一有犯錯，絕不寬貸，從前我們看到團長比看到總統還怕！」

五十五年次的許振榮，因為父母違反票據法曾入監服刑，從小就是阿嬤拉拔長大，家庭疏於照顧。國中時期，好奇心作祟，離家住到附近的神壇裡，開始拜師學法術。白天擦神桌，學畫符作法，晚上就在神桌下打地鋪，踏上了法師之路，「我大概是港劇看多了，那時候就想學些奇門遁甲之術。」許振榮說。

國中畢業後北上求學，離開了神壇，原本以為沒有機會當法師，卻是繞了一大圈。退伍之後，許振榮一度跟著父親從事土水工，工作過程與人發生爭執，惹上了黑道兄弟，後來找地方人士協調擺平，但還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正当榜裡未來之際，許振榮回到昔日的神壇拜訪師父，發現神壇早已沒落，内心崇敬的神像都有了蜘蛛絲，最後就發下宏願，要復興九天玄女宮廟，希望有一天能蓋間香火鼎盛的大廟，於是接下了廟主的職務。

許振榮當時身上只有兩千元，在草屯租屋，儘管帶著妻兒，還是滿腔熱血，開壇聚集信徒。之後從草屯遷到台中沙鹿，信徒愈來愈多，慢慢也吸引了一群流離於社會邊緣的青少年聚集，於是創立了九天神將團的陣頭，透過出陣表演，賺錢支持宮廟的收入。

「我也是自生自滅、自己找出路的人，我想幫助像我這樣徬徨無助的年輕人。」

許振榮曾是憲兵，套用軍隊的管教方式，帶領這群陣頭团仔，凡事講求紀嚴明。」

原本只想蓋廟的梦想，逐漸走向發揚陣頭藝術文化。早期團裡運作不穩，一度面臨破產，負債累累，許振榮只好跑去跟地下錢莊借了上百萬元，所有朋友幾乎都變成了債主，最後親友大多避不見面，打電話常常被拒絕。心情極度憂鬱之下，不斷掉髮，更出現「鬼剃頭」的症狀。但許振榮還是咬緊牙根撐下去，因為他相信陣頭可以出頭天、可以代表台灣，揚名海外。

二〇〇二年，九天首度出國到加拿大公演，外國人看得津津有味，從這些外國人的表情裡，啟發了許振榮，也找到了人生奮鬥的目標。他發現，陣頭藝術的商機太大了，台灣陣頭有許多迷人的魅力，陣頭的孩子也可以找到生存之道。他之前只想把陣頭弄大，追求上百人的大型陣頭，以為在廟會中威風一時就很了不起，「原來陣頭藝術的美是在於內涵，而不是人數。」而當九天從不知名的小陣頭脫穎而出，走過風風雨雨，蛻變成為國內外知

名的陣頭藝術團隊，二〇〇九年時卻內部面臨分裂，也是成軍以來最大的危機。兩派人馬因為理念不合，一群老團員離開了九天，只剩下陳世安和李光正等人苦撐，對於向來重視紀律和嚴從的許振榮是一大打擊。「我一手訓練的子弟兵，自立門戶，與我對立。他們對我很殘忍，不告而別，我感到很灰心，但絕不會去挽回。」

不願妥協的許振榮，堅持自己的路，在許多朋友眼中，有時候也是冥頑不靈、不近人情。他寧可獨撐大局，也不願修補團員的分裂關係，因為忠誠和信任是他的首要原則。這個危機也是轉機，改變九天的體質，許振榮順勢引進專業人力，甚至要求團員必須求學精進，提升專業的素質。他自己也率先士卒，攻讀臺東技術學院的企管碩士。

拍攝電影《陣頭》的導演馮凱，因為電影接觸到九天，也認識了許振榮，兩人一見如故，氣味相投，相約結拜當兄弟。馮凱說，陣頭也許不等於台灣符號，但它卻是獨特的台灣元素，偏居台灣陣頭題材不被重視，被視為不入流，

許振榮卻是堅持創造不一樣陣頭的人。「我和許振榮同是天涯淪落人，因為他在藝文界不被認同，就好像一開始我在電影圈也不被認同！」

當許振榮帶領九天團員完成遠征撒哈拉沙漠的超級任務，馮凱去機場迎接，第一次看到許振榮當眾痛哭流涕，一個外表嚴肅的鐵漢，終於流下了男兒淚。

「你們好好打鼓就行了，幹嘛還要跑去撒哈拉沙漠？」馮凱看到他們受盡了折磨，相當不捨，嘆頭就罵。

「因為這就是陣頭，陣頭就是要走在神明前面，陣頭就是不停地走！」許振榮這樣回答。

對許振榮來說，這才是陣頭的意義。陣頭早就脫離了民俗意涵，不斷超越，不斷突破的陣頭精神，就像他的生命歷程，始終不會停止。

（文／王凱）